



母与子

思考者

◎洛风

入夏多雨。那天下班时,骑着自行车冒雨回家,虽说雨不大,但比较密,淅淅沥沥地淋下来,还是会让人有些不舒服。

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了正在等红灯的电瓶车上的那对穿着雨衣的母子。孩子目测十岁左右,大概还在上小学低年级,遗传了母亲清秀的眉目,小嘴抿着,给人一种超乎这个年龄的乖巧。母亲衣着朴素,神色间有些疲惫,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很普通的一对母子,车筐还放着一些蔬菜,大概母亲下班后刚买好菜、接上放学的孩子一起回家。印象中小时候每到下雨天,母亲也是这样来接我放学的,不过那时电瓶车还没普及,只有自行车。有些触动,所以多留意了一下这对母子。

红灯很长,居然还有一分钟左右。忽然耳边传来那个男孩清脆的声音:“妈妈,你今天上班有碰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抬眼望去,男孩正满怀期待地望向母亲的脸。母亲回过头,却一脸茫然地说:“没有啊。”男孩没有放弃:“什么开心的事情都没有吗?”母亲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嘟囔道:“忙着上班工作,哪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男孩还是没有死心:“一点都没有?”母亲显然不耐烦了,答复“没有”两字后就把后脑勺留给了自己的儿子。男孩望着后脑勺看了两秒,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然而,那个焦急等待红灯的母亲大概不会看到儿子的失落表情。大概还有2秒左右的时候,这个母亲便着急地开过人行道,渐行渐远,留我一人在这一侧发愣。

大概那个母亲并未看到儿子期待甚至有些讨好的眼神。在我看来,男孩才不是真的那么好奇母亲单位发生的开心的事情,也许只是想分享母亲的快乐,或者让看上去不太开心的母亲在讲述过程中快乐一些,而不是那么沉闷低落。母亲显然没有体会儿子的苦心,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甚至可能在工作中被领导批评、被同事孤立而心情不爽,下班后又无从倾诉还得买菜、接孩子,甚至可以预见回家后还得洗菜、做菜,想想也非常辛苦。但纵然没有发生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多跟孩子聊聊,或者直接答复:“妈妈今天在单位似乎没有发生特别开心的事情呢,不知道宝贝你在学校有没有遇

河岸上芦苇最后的影像

随想曲

◎徐敦立

台风过去,已是风轻雨细,窗外,楼下后花园的芦苇依然浸泡在水里,这不禁更让我担心它们的命运了。

我不止一次地坐在楼上的圈椅里遥看河岸的芦苇,一面欣赏着芦苇的风姿,而隐隐的担忧无数次地冲击我的内心,总觉得这些芦苇不知哪一天就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消失于时空再不得踪影,消失在我们行走的现代化路途之中。这些芦苇应该是自然生长在河边很多年了,它们没有因为小区的建设被砍掉已经是万幸。延伸到河边的草坪地没有把它给侵削去,还给它们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让我们这些外来户还能够幸运地饱一饱眼福。

看到芦苇,你不可能不想起《诗经》里的《蒹葭》,你的嘴上不自觉地会背出那些千古传唱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我看过很多的翻译,有散文的也有韵文的,但总是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在几年前自己随手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看到这样一个男孩,他欢快地蹦着跳着,从远处的茅草屋里走来,快乐与憧憬幻化为一片繁茂的芦笛;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听到他哼着的忧伤的歌儿,凄楚与追寻流淌成一溪永定河水,美妙的歌声穿透三十个世纪的时空,缓缓回旋在女孩的心田……我徜徉在乡村的河岸,我在城市的内河寻觅芦笛;我从女孩的眼眸里看到一个忧伤的世界,我对着那永不消逝的歌声献出我的痴迷;我们行走在一个诗情消逝的时代,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

这些句子似乎很适合我一个他乡游子的情怀,是不是因此,我对岸边的芦苇才更有独钟呢?

芦苇不是仅仅作为了景观矗立在河岸上的,它们还有实用价值。芦苇可以用来编成席子,席子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物件,可以铺在瓦下遮风挡雨,也可以铺在床上用来睡觉,叫芦席或者苇席;可以编制成篱笆或门,叫做芦藩、芦扉;可以当燃料,叫做芦柴;芦叶可以制成芦笛,用于吹奏;芦花还可以代棉絮做成冬衣……

前一段时间,大概是六月初,我的朋友说,九曲河要规划,规划公司找到他。作为文化顾问,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说希望尽可能地保留沿河两岸的文化古迹以及自然风貌。但这何尝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呢?正像我的另一个朋友所说,河岸规划第一是要防洪。每年宁波台风来临,都面临严峻的防洪问题,具体到我们这块就是奉化江的倒灌问题,每年都有好多天路面严重积水,甚至好多天单位都要放假或者调休。这样说来,河岸整治,加高,成为河岸景观大道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台风来了,整个的河岸都淹没在水中,似乎更加剧了芦苇的悲情。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楼下的芦苇被铲除,河岸被加高、芦苇飘飞的地方建起栏杆,修起景观大道,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像我这么一个还有古典情怀的人,是不是有点心疼或者文艺一点说怅惘呢?

往事印痕

遥远的夏日时光

◎虞燕

儿时的夏天,大概应从我和弟弟坐在后门槛上,冲着那一畦似乎每天都会“噌噌”往上蹿的玉米咽口水的那一刻开始……

清晨,腻着妈妈在那几畦地里转悠来转悠去,学着大人的样子捏捏掐掐那些果实,经大人确认便可动手摘。有时候摘着摘着就没影了,那是私藏了瓜或番茄,回家舀起水缸里的水冲洗干净吃独食去了。长大后看到“透骨新鲜”这个词,我在第一时间想起那一幕。最好玩的是摘蒲瓜。为了方便蒲瓜的藤蔓攀附,爸爸会往河里打两个桩,再利用起自家的石头墙,用木条和树枝搭个纵横交错的四方形架子。藤蔓恣意蔓延,蒲瓜便东一个西一个地挂在河面上临水顾影了。我和弟弟争着把小身子贴在石头墙上,挥舞着接绑上木棒的加长镰刀,我们是多么盼望听到蒲瓜掉在河里的“噗通”声啊!那美妙的一声惊得正在边上搔首弄姿的小蛇不顾仪态地慌忙游走、不知潜伏在哪的几只青蛙突然现身来个三连跳、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的鲫鱼们一哄而散四处奔走、栖息于河底的泥鳅也会上来打几个滚表示抗议……掉在河面上的蒲瓜晃晃悠悠地被我们一点一点勾过来,这时,河对岸的孩子们通常会扔石头捣乱,然后演变成争夺这条小河归属权之战,我和弟弟把小石子回扔过去,很霸气地叫嚣;这河当然是我们家的!看,蒲瓜是我们家的,河里的鱼、蛇、泥鳅,水草通通是我们家的!直到妈妈喊吃午饭了,我俩才抱着蒲瓜雄赳赳气昂昂地归家。

盛夏的中午时光最难熬。午睡总是睡不着,偷跑基本都失败,仅有的几次“越狱”成功也是令我们郁闷的——弟弟去“里山河”摸螺蛳肩膀晒掉一层皮,我坐家门口小河边垂钓差点变成“铁板屁股”。但没关系,那个我们从清晨就期待起的傍晚终会热气腾腾地来临。到那时,暑气渐渐退去,人们如下雨前需要出水换气的鱼儿般倾巢而出:那围墙外稻田和自留地的主人们总会从我家院子来来回回地经过,大家熟稔地互打招呼,偶尔忙完农活索性往院子的台阶上一坐便拉起了家常;邻村的姑娘小媳妇们挎着竹篮子来到河埠头,边洗衣服边拔高音调隔着两米来宽的小河与对岸侍弄庄稼的人们闲聊,有一搭没一搭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摇着蒲扇在各自的家门口踱来踱去,因为耳背,就算相邻两户老人的对话也跟对山歌似的,而此时,他们背后的袅袅炊烟正划过悠长悠长的岁月……

但很快,先前的悠然时光会被三三两两蹦跶出来的孩童终结,哪怕一丁点的喧闹声就能瞬间召集到一堆闻风而来的小伙伴,我们令傍晚沸腾了!谁都记不起曾经的那条小河归属权之战。打四角、单腿跳、抽陀螺、跳皮筋、躲猫猫……大家的“战场”从一家院子转到另一家院子,而“主战场”肯定是那条小河:犹记得有次玩躲猫猫,堂弟别出心裁悬于蒲瓜架下,我们确实一时半会找不见他,但承受不住他体重的架子只能让他跟蒲瓜一样“噗通”掉了在河里;更多时候大家会坐在岸边摆动双腿,比谁溅出的水花大,或者蹲、坐、趴在浮于河面的大木桶和泡沫板上玩水上“碰碰车”。尖叫声不绝于耳,那是在上演各种人仰马翻……

当家家户户此起彼伏地飘出诱人菜香,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也随之此起彼伏。各家把饭桌往院子里一摆,墙两边的邻居边吃边海阔天空地聊。我和弟弟总会趁爸爸去端菜时偷喝他的白酒兑汽水,有次喝得过猛,一不小心粉面桃腮了,偷喝行径至此曝光。

眼瞅着院子里的饭桌撤掉饭菜摆上了电视机,洗完澡的我们也在暮色里悄悄文静起来。我跟隔壁家的女孩们熟练地做完“穿花绷”游戏后,便正儿八经地坐在躺椅上啃着西瓜看起了电视,只是,过不了几分钟,小人儿就和着夏夜的虫鸣进入梦乡了,尽管,手里还紧握着这一块西瓜皮……

总第 5924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沈欣